

一片冰心 在玉壺

◎ 藍色獅一 著

秋風原上，劍舞紅衣，長歌一曲，
映掩紅顏。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美景，
萬種風情，只與你說

◆ 下冊 ◆

廣東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

蓝色狮 /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★ 目录 ★

543. 515. 481. 468. 421. 389. 379. 378.

374. 358. 341. 301. 275.

尾 声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	楔 子	第三卷	尾 吉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二卷
	铁汉柔情	似曾相识燕归来	憔悴支离为忆君	犹恐相逢是梦中	何人共与醉	斯人独憔悴		似是故人来		莫问缘起灭	桃之夭夭	血染斜阳红	肝胆两昆仑	剑舞红衣



第五章

肝胆两昆仑



又行了一天一夜，直至次日清晨，他们才到了中京。

皇太后驾崩，辽国宫中甚是忙乱，而赵渝与耶律洪基尚未行大礼，故而只是将暂时安置在德阳门外的大同馆内。

好在大同馆原本就是接待外国使节所用的馆驿，常年有宋使居住，馆内尽是宋人，内中自厢房庭院到桌椅条凳都与中原无异，只是所吃之物却是万万及不上。莫研挂了个贴身侍卫的名头，却没什么实差，也就是赵渝唤她时才探个头。她宽裕地把自己所住之处归置好，又跑去找展昭，才知他被耶律洪基传进宫去尚未回来。

赵渝一路辛劳，在侍女侍候下也已经歇下，侍卫们按展昭之前的吩咐轮班站岗，井然有序。百无聊赖地在大同馆内转了几转，莫研也只好回屋休息去。待她睡了一觉醒来，赫然发觉竟已是黄昏时分。

她起来梳洗过，急匆匆出屋去，刚转过假山屏障，迎面正遇上展昭。

“睡醒了？”展昭微笑着看着她。

“大哥，你什么时候从宫里回来的？”

“辰时刚过就回来了。”

展昭两天两夜未睡，从宫里回来后除了负责站岗的侍卫，其他人几乎全都在睡觉，他便也回房歇息。只是他向来少眠，不过两个多时辰便自行醒来。

“公主她……”莫研踮起脚尖，越过他肩膀，朝他身后赵渝所住的屋子探头探脑，大哥应该是刚从公主屋子里出来。

展昭把她扯下来，拉着往外走：“公主正在用膳。”

莫研跟着他一路走，直进了展昭的房间，在桌边坐下，才好奇道：“大哥，你从这辽国的皇宫里回来，这辽国的皇宫和咱们大宋的皇宫有什么不一样么？好不好玩？”

展昭好笑地看她：“宫里能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“那个皇帝凶不凶？叫什么耶律宗真的，你可见到他了？”

他点点头，眉宇间不易察觉地微微颦起。

歪头看他一瞬，莫研探身过来，笑盈盈地伸手替他抚了抚眉间：“看起来那个皇帝一定凶得很，惹得大哥心情不好，我替你去揍他一顿好不好？”



闻言，展昭忍俊不禁，轻握着她的手放下来：“又胡说八道。”

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只是我担心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才道，“原定一个月后行大礼，可眼下辽国皇太后驾崩，这行大礼之期只怕要往后推。”

莫研奇道：“推迟一些怕什么呢？”

展昭摇头叹道：“今日进宫才知，萧氏一族在辽国的势力远远超出我原先的想像。萧太后突然驾崩，而耶律洪基又将迎娶公主。若是此时行大礼，定然触怒萧氏，辽国朝堂不稳，耶律宗真一定会以守孝为名推迟大礼之期，用以安抚萧氏。”

“迟些也好，我瞧耶律洪基和萧观音亲热得很，公主一点都不想嫁。”

“推得越迟，公主的危险便越大。”

“危险？”莫研只是略略一想，顿时明白，“你是说，萧氏一族之人会对公主不利？”

展昭沉默片刻，才低低道：“我只担心，恐怕还不止萧氏……”

这下莫研连想都没想，就道：“还有耶律洪基的叔叔，耶律重光，他多半也不喜欢公主嫁给耶律洪基，是不是？”

倒未料她居然会如此说，展昭笑着抬眼望她：“你如何会这么想？”

她理所当然道：“我听说耶律宗真在酒醉之时曾经戏言要将皇位传给耶律重光，只怕耶律重光是当了真。那么耶律重光最讨厌的人就应该是和他争皇位的耶律洪基，自然是不希望他与大宋结亲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听说的？”展昭问道。

“在京城里的时候。”

莫研洋洋得意，她尚在京城之际，就在闲暇时偷偷打听辽国事闻，希望来了之后能帮上展昭的忙。

从她话中可听出，在京城时她计划着随自己来辽国看来是有好一阵子了，难为她的性子，竟然瞒着自己瞒了那么久。展昭心中感动，倒了杯茶递给她。

莫研接着道：“耶律菩萨奴是耶律重光的属下，一路过来，光看他对咱们宋人的模样，也清楚得很。不过我看，耶律重光多半是想看着咱们和萧氏两败俱伤，耶律洪基两边都不讨好，他才欢喜。咱们倒不用太担心他。”

她的话虽然有理，可展昭却久久未语。包拯交代之事犹在耳畔，朝廷中有人将大宋军事布防图暗中给了耶律重光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暂且还不能告诉莫研，但他自己又如何能不担心。海东青，也不知他究竟是何人，何时才会和自己联系。

“大哥，大哥……”莫研瞧他出神，轻声唤道。

“嗯。”

展昭回过神来，淡淡一笑，示意自己无事。

知道他重任在身，莫研实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宽慰他的话，干脆跳起来道：

“大哥，你饿不饿，我去做饭。这里的小厨房东西齐全得很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“你也饿了吧，简单下两碗面就行。”

她欢喜笑道：“好，那你等着，很快就好。”

看着她小跑着出门去，展昭心中暖意流动，不过瞬间，猛然听见一声极细小的利器破空之声……

“小七！”他心底凉透，电光火石之间，人朝门外揉身扑出。

然而却已晚了一步，待他赶到时，只能看见墙头一抹人影堪堪消逝，而莫研软软地倒在假山下，额角有血丝渗出。顾不上追赶刺客，他先俯身抱起莫研，后者双目紧闭，面色苍白，不复方才的笑意盈然。

手紧握成拳，展昭深深吸口气，稍定心神，方才缓缓松开手，轻轻探到她鼻端——她鼻息浅浅，显然还活着，他长松口气，这才细细查看她额头上的伤。查看之下才发觉，虽然出血，但并不像他所想的那般是被暗器击中，只不过是擦伤而已。

展昭这才轻拍她的脸颊，唤道：“小七，小七……”

片刻之后，莫研悠悠醒来，还未睁眼，便扶住额角痛呼，待睁眼看见展昭，急道：“大哥，有刺客。”

“我知道，已经跑了。”展昭扶她起来，上上下下地打量她，关切道：“你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？”

莫研低头瞧了瞧自己，摇摇头道：“好像没有。”

“那里你额头上的伤……”

“……这个，我方才躲得匆忙，没留神，脑袋正好撞在山石上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意外意外。”

莫研扶着额角，嬉皮笑脸道。

无奈苦笑，展昭垂目时忽然瞥见一支羽箭斜斜擦在石缝杂草之中，箭柄上隐约还裹着什么东西。他蹲下身子，心中暗道惭愧，之前全副心思都在莫研身上，此物近在咫尺，他竟然都没看见。

他拔出箭来细看，箭上裹了一小段布条，待解下来，布条上空空如也，并无只字片语，也无任何特殊标记。

莫研好奇地探过头来，鼻子皱了皱，抬眼望向展昭：“有一股生油味，辽人喜欢浇到粥里的那种，他们好像常吃这东西，倒也不稀奇。”

仅仅是一小块无字布条，展昭深皱起眉……

会是海东青吗？

若是他，为何会送来无字布条？

忘了？不可能。

莫非是时间太紧，恐人发觉，无暇写字？不对，若是那样，他根本就无需射出此箭。

屋内，展昭坐在桌前，手里拿着布条反反复复地看，莫研在旁把玩着那把箭，也试图从其上能发现一些线索。

“大哥，这箭好像也普通得很。”半晌，她放下箭，耸耸肩道。

展昭点头：“是辽国寻常军士用的箭，与我那晚所用一样。”

“奇怪，怎么会只绑个布条，什么都不写。”莫研挠挠耳根，“就算不识字，也可以画个图嘛。”她从展昭手中拿过布条，凑到眼前，喃喃道：“是咱们宋朝的丝绸，没错啊。平常得很，也比不上宫里用的，我瞧萧观音穿的都比这好……有些饿，我还是先去下面条了。”她愁眉苦脸地放下布条，一溜烟出去了。

“……萧观音穿得比这好……”展昭复拿起布条，默默把这句话在心里重复了一遍，随即便想到：大宋岁贡二十万匹锦缎丝绸，自然都是上好的。萧观音身为郡主，所用必定是岁贡之物。这布条既然是寻常，应该不会是岁贡之物。辽国不比大宋，无法自产丝绸，要查这布条的来历，恐怕就得到中京的绸缎庄去走走了。

只是眼下初到辽国，且皇太后尚未发丧，事情只怕不少，自己恐是走不开。展昭将布条揣入怀中，不知不觉间天色暗沉，他起身燃起灯来。

不多时，莫研便拎着黑漆食盒进来，方才的一副愁容已全然不见，脸上笑意盈然，显是很欢喜，刚进门就道：“大哥，想不出来就莫想了。先吃东西，等吃饱了，说不定就能想出来了。”

展昭迎上接过食盒，笑问道：“何事把你欢喜成这样？”

“你打开食盒就知道了。”她笑道。

他依言打开，食盒内中除了两碗热腾腾的乳白汤面，还有一小碟子“肉”。

“这是……”看见此物，展昭也不由微笑，“这是肴肉。”

莫研奇道：“你认得？”

“我家住常州武进，就在镇江旁边，小时候随哥哥去镇江走亲戚时曾吃过这道菜。”展昭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在家时的事情，垂目低首，笑意浅浅。

莫研欢喜地拍手笑道：“当真是巧，咱们这大同馆的厨子就是镇江人，他说他会做许多江南菜，想来定合你的口味。得了空的时候，我就去跟着他学，以后咱们成了亲，我便一道一道烧给你吃。大哥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自然好。”

展昭微笑着，忽又想起一事，柔声道：“只是眼下皇太后驾崩，公主不能举行大礼。咱们虽非皇族，但只怕婚事也得迟一些。”

闻言，莫研笑容黯淡下来，咬咬嘴唇，片刻后道：“会迟很久么？……大

哥，我说实话你不许笑我，”她顿了顿，情真意切道，“我真的好生盼着能早些与你成亲。”

展昭听她如此说，又是感动又是欢喜，只觉得喉间热腾腾的，情不自禁伸出手去拉她入怀中。

“我也是。”他低低沉沉道，“一直盼着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”

她心中欢喜无限，仰头在他脸颊上轻轻亲了亲，然后快快活活道：“我们快吃面吧，糊了就不好吃了。这肴肉上我还滴了些醋，与大骨白汤面一起，最是好吃不过。”

展昭笑着点点头，松开她，将面碗自食盒中端出来，两人坐下来吃。

三日后，辽国萧太后出殡，葬于庆云山望仙殿。

为尽礼数，赵渝自然是得前去送殡，展昭带数名侍卫随之。赵渝本欲让莫研同行，可莫研一听说是出殡，双脚就已经开始发软，立时躲得远远的，抵死不去。赵渝无奈，虽然不明缘由，也只好放过她。

“公主，你又不能上街去，到时候就让我替您到街上转转，买些这里好玩的玩意带回来给你瞧瞧。”莫研讨好地朝赵渝道。

“你说，那个萧观音会不会去？”赵渝心中烦闷，虽然知道多此一问，可有个人能说说总是好的。

莫研耸肩：“太后是她们萧家的人，她定是要去的，加上她家里头爹、娘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、姑姑、婶婶、叔叔、舅舅……公主，她们人多，咱们可比不上，您可别惹她们。”

“废话，我哪里还会主动去……”赵渝带着恼意，斜睨她一眼，烦躁道，“可她们若来惹我，可也难办得很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莫研挠挠耳根，突然眼睛一亮，“有法子了，不是送殡么，您就哭！”

“哭？”

莫研笑眯眯地点点头：“对，哭！哭得越伤心越好。她们萧家的人死了，您这么伤心，她们想找碴也没话说。”她眼珠子又转了转，“不过老是哭也挺累的，您干脆这样，在众人面前哭一会，然后就哭昏过去，这才干脆利落。”

“哭昏过去？”

“嗯，昏过去才好，到时候往马车里一躺，睡睡觉也成，发发呆也成，由外面折腾去。虽然闷是闷了点，可总不会有人还跑到马车里来找麻烦吧。”

赵渝迟疑道：“这样行么？”

“这有何不行，哭丧的时候哭昏过去几个，这在咱们大宋是常事。”莫研理所当然道。

“这倒也是。”赵渝点点头，却又有些犹豫，“只是，我和萧太后素未谋面，哭成这样是不是过了些？旁人看了只怕奇怪得很。”

“这有何难，就让几位侍女侍卫逢人就说，公主您对萧太后十分钦慕，神交已久，甚是盼望能够早日相见，不想却只差一步便已天人永隔……诸如此类的话，公主您肯定比我会说呀。”

“说这些好听的话倒不难，可人家信么？”

莫研摇头晃脑：“说的人多了，自然就会有人信的。说起来，这招还是公主您的皇叔宁王教我的。”她想起同宁晋和白盈玉在回京城时发生的事情。

“小皇叔？”赵渝一愣。

“嗯，现在想想，他倒是挺聪明的，要是他也来辽国定然好玩得很。”

此时，远在千里之外，正在清韵山庄喝茶的宁晋突然打了个喷嚏，茶碗没端稳，晃出些许水珠在衣袍上。

他放下茶碗，不在意地掸了掸衣袖，伸手拈起一块糕元宝送入口中。身后的吴子楚看着桌上的粉嫩娇黄的糕元宝、牙白香糯的方头糕、细长绛红的条头枣糕、宽大粉白的条半糖糕，在心里长叹了口气。自己三天两头便得跑到州桥年糕店去买年糕，这倒没什么，只是这般甜的东西，殿下究竟何时才会吃腻呢？

到了出殡之日，天还未破亮，耶律菩萨奴便已敲开了大同馆的门，他是奉命前来接赵渝。

侍女将他迎入大堂，奉上茶水。可他坐都不坐，茶碗碰也不碰一下，只冷冰冰道：“公主还未起身么？这种日子还睡着，未免对皇太后不敬吧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便见赵渝自堂后款款转出，全身素白，装扮齐整，身畔展昭等众侍卫亦均身穿白袍。

“皇太后大殡，我岂敢有丝毫怠慢。”赵渝轻轻淡淡道，面无表情盯了他一眼，心中却暗自庆幸展昭想得周全，鸡鸣时分便唤众人起身准备，方才不至于在辽人面前失了礼数，落下话柄。

耶律菩萨奴丝毫没有任何歉意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赵渝，发觉她穿戴甚是谨慎，素服不提，发上不带金钗，青丝履不镶珍珠，确是无可挑剔之处。看他眼神透着鄙夷，无礼之极，赵渝暗恼，展昭适时地上前一步，拱手微笑道：“有劳副使大人引路。”

“马车已在馆外候着了。”耶律菩萨奴这才道，话未说完，人已径直出门去。

银牙紧咬，赵渝狠狠地瞪向他的背影，却不得不暂且忍了这口恶气，侧头瞥了

眼旁边的展昭。后者淡然一笑，他何尝不知赵渝之委屈，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比起日后的风浪，此人的恶言恶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

“公主，请。”展昭轻声道。

赵渝深吸口气，举步向前，心中暗自道：看这情形，出殡时是决计不会有什么好事，倒还是昏过去还妥当一点，起码眼不见为净。只是难为展昭要辛苦些，忙前忙后，与人解释，难免要费些口舌。罢了罢了，谁让他是展护卫呢，自己暂且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回去后再重重赏他便是。

上了马车，一行人在晨曦中离开，大同馆内顿时安静下来。内院的某间厢房内，有一人尚搂着被衾，甜甜而睡，好梦犹酣，丝毫不问外间之事。

此人不用说，正是莫研。

四处静悄悄，她一直安然睡至日上三竿，方才睁开眼，望着窗外的日光发呆……昨日自己躲开那箭之时，自然，当时那箭本来就不是朝她而来的，不过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墙头上一晃而过的人影，隐约觉得有几分似曾相识，只是模模糊糊，却始终想不起来究竟在何处见过。

干躺在床上想了许久，也不得其解，她只好起身，腹中饥饿难耐，心想着等吃过早食，兴许能想出一点眉目也说不定。

到了厨房，随便找了些糕点填肚子，什么线索也没想起来，却又想起前日答应赵渝替她买些新鲜玩意回来，忙找厨子打听了中京繁华热闹之处，便施施然地上街而去。

因皇太后驾崩，辽国国丧，店铺都挂出白幡以示哀悼，且有不少店铺皆关门歇业。莫研看着满街在日光下飘来飘去的白布条子，浑身上下地不舒服起来，勉强走到朱夏门附近，埋头就进了起首尚开着门的店铺，进去之前甚至连什么店铺名也没瞧清，更不用说卖什么的。

待进门之后，她才瞧见这是一家绸缎庄，各色绫罗绸缎琳琅满目，色彩繁多，煞是好看。只是上前一问价钱，却是比中原要贵上了许多，莫研连连咋舌道：“缎子这般贵，哪里有人肯买？”

老板也不恼，笑道：“客官是中原人吧，第一次到中京来？”

莫研点点头。

“那就难怪了，中原的布匹价钱自然是要便宜许多，可运到中京来，再买一样的价钱，那我这生意不作也罢了。不瞒姑娘说，我这家店的价钱已是这条街上最便宜的了，不信的话，姑娘您就是走完整条街，包您还得回来。”

“这料子……”莫研随手翻看，猛然想起昨日那裹在箭上的布条，飞快改口道，“这料子也不错，不过我喜欢玉色刻花的，你这里可有？”

“玉色刻花，”店老板沉吟片刻，“这玉色上染不易，独江南天青坊雪绣坊两家可染，可惜小店未有这两家货色。”

“那不知别家可有？”

将生意拱手往外送，店老板颇有些不情愿，劝道：“其实小店之中，也有甚多上好货色，姑娘不妨多挑挑。”

不买几尺布，看来这店老板始终是不情愿松口，与其自己一家一家去找，倒还不如干脆买点布，做身衣裳也是好的，当下她便笑盈盈地问道：“我想给我大哥作身衣裳，他不喜张扬，你瞧瞧什么料子好？”

店老板忙寻了几匹适合男装的布料给她挑选，莫研左看右看，挑了款天青色，又比划了半晌……“姑娘好眼力，这款料子是上月才进来的，颜色正，又清雅，想来应该很适合你大哥。”店老板见她还在犹豫，便从旁笑着劝道。

“我大哥穿什么都好看。”莫研更正他。

店老板连连点头：“那是那是……”

“就要这布吧。”

想象着展昭穿上身的模样，莫研就喜滋滋的，让店老板将布包好，却在掏银子之际缓了缓，笑问道：“那玉色刻花的，不知哪家店有卖，您可知道？”

“知道知道，街尾那家绣庄的老板娘就是你们中原人，她常进天青雪绣两坊的料子，姑娘若只要玉色刻花的，恐怕全中京城里，只有她的绣庄里才找得到。”店老板笑呵呵的，手已自自然地伸了出来。

莫研爽快地银子往他手中一放，奇道：“原来绣庄老板娘是中原人？一个女人跑这么远来做生意，当真不易呀。”

“可不是么，”店老板把银子放入钱柜中，满意地听见叮咚之声，口中不停道，“我瞧她生意也不怎么好，何苦来，非在这里苦撑着。”

“生意不好？”

“唉，姑娘可莫以为我们容不下她，她一个妇道人家也不易，只是她实在不大会做生意，店里一年到头都是冷冷清清的，赚不到什么银子。”

莫研似听非听地点了点头，心中却怎么也想不明白：一个女人来辽国开绣庄，能发财也就罢了，偏偏又发不了财，这是何必呢？

拿了布，谢过店老板，莫研抬脚便往街尾的绣庄走去，不想到了绣庄前才发觉绣庄亦关门歇业。她站在绣庄前打量许久，方才返身回了大同馆。

此时的庆云山脚下，林林总总的随葬物品已都搬入陵墓，正送萧太后棺木入陵，众人立在陵前，哀声四起。

在人群中，赵渝已然哭得梨花带雨我见犹怜，引得不少辽人侧目，难得的是，她身为公主自小所受的端庄礼仪在此时显露无遗，她哭起来的模样风流婉转，甚是美丽。辽人之中年轻后生，竟有盯着她看得目不转睛，浑然忘记身在何处，这其中

便有萧观音的哥哥萧信。

“哥哥！”

萧观音见哥哥如此失态，心中恼怒，暗中拧了他一下。见他回过神来，她方才低低问道：“那个南蛮子当真生得很美么？”

萧信低低回道：“宋国女子我也见过不少，不过这公主到底是公主，哭起来也和别人不一样，真是难得的美女。”虽然是萧观音的哥哥，但他年纪不过二十上下，偏偏性子又直率莽撞得很，说起话来也不管妹妹听了心里是否舒服，只是实话实说。

听得不快，萧观音本还欲说话，却见扶棺入陵的人都已退了出来，顿时关切望去……

耶律洪基白袍白靴走在最后，脚步凝重而缓慢。陵内灯光昏暗，出来只觉日光刺目，他不禁深闭下眼睛，再睁开时正好看见赵渝垂泪的娇柔模样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忍不住走到她身边，柔声道：“我皇祖母若见到你，定然会很喜欢你，可惜……”

他一径说着，赵渝表面上虽然低垂着头轻点，心里却冷笑道：“你皇祖母是萧太后，她要是会喜欢我，那恐怕也当不上太后了。”

看不见她表情，对于赵渝此时所思所想浑然不知，耶律洪基沉沉地叹了口气，余光瞥见萧观音，便没再说下去，转而道：“过了晌午还要‘烧饭’，公主身子娇弱，到时还是歇歇吧。”

“我不要紧的。”赵渝声音低柔，婉言道。

耶律洪基却不容她拒绝：“待会我会派侍卫过来领公主去歇息的牙帐。”说罢，不待赵渝抬眼，他便已大步走开。赵渝蹙眉，暗哼了声，举袖拭泪，微侧了脸望了展昭一眼，示意他近前来。

展昭一直在距离赵渝丈许之处静静守候，他耳力甚好，耶律洪基对公主所之话自然都听得清清楚楚，此时见赵渝示意，便上前几步，微垂了头候命。

“展护卫，何为‘烧饭’？”

赵渝悄声问道。来时她只大概学了些辽国风俗，细细看得是婚娶风俗，却怎么也想不到来了辽国之后，先需用的竟是丧葬风俗。

“烧饭就是生焚太后所宠奴婢、所乘鞍马以殉之，还有祭祀的饮食之物也尽焚之，故而叫烧饭。”来辽国之前，展昭时曾用了许多时间认真详读过与辽国有关的书册，都是公孙策特地选出给他，甚是详尽，自然难不倒他。

“生焚！”

听得这二字，赵渝忍不住倒抽口气，果然是蛮夷之地，竟然还有将人生焚之举。这种场面，自己是看了，恐怕就是要真的昏过去了。

“公主不妨就依殿下所言，到牙帐中歇息便是。”展昭道。

赵渝点了点头：“也只好如此了。”这般惨烈场面，非她不愿，而实在是不能，若然萧氏一族之人要拿此事来找她麻烦，也只好认了。

过了一会，果然有耶律洪基的侍卫奉命前来引赵渝往牙帐。

未免失礼，当着旁人的面，赵渝朝展昭道：“展护卫，我身子弱见不得血，你就替我去吧。”

“展昭领命。”展昭恭敬道。

安排了其他几名侍卫随侍在赵渝身边，展昭方才辞过赵渝，整理衣袍，往祭坛而去。

赵渝随着侍卫往南面牙帐而去，才行一半便碰见了从另外方向而来的萧观音，及其兄萧信，与他们一起同行的正是她见了便想皱眉的耶律菩萨奴。

能碰见赵渝，萧信显然很是欢喜，也不理妹妹直扯他，上前就大大咧咧道：“公主可是往殿下的牙帐？同我来便是，我是萧信。”

这番没头没头的话听得赵渝一头雾水，萧观音也忍不住暗自摇头，仅耶律菩萨奴仍是面无表情，盯着赵渝，目光冰冷。

“你不认得我？”看赵渝没反应，萧信奇道，挠挠头后又笑道，“你来的日子短，以后就认得了。殿下便同我大哥一般，你便是我的嫂嫂。”

被他弄得更糊涂了，赵渝仍在发愣。

此时，耶律菩萨奴方才缓缓开口道：“这位是睿祥郡主的胞兄，琪亲王萧信。”

原来是萧观音的哥哥，多半是来者不善，赵渝本能地起了戒心，淡淡道：“恕我失礼，原来是琪亲王。”

萧信对于这位大宋公主并没有如妹妹一般的敌意，见赵渝生得娇弱，楚楚可怜，与大辽女人的美截然不同，凭空地便对她生出好感来，只觉得她生来就让人怜惜的。

在他盛情之下，就差伸手拽着她走，赵渝也只好与他们同行。可还未走出两步，便听见萧观音轻轻柔柔地开口了。

“公主与皇太后素未谋面，可方才竟也如此伤心，当真是不易啊。”

此问早就在自己预料之中，赵渝平静回答道：“萧太后母仪天下，我钦慕已久，却未想竟无缘相见，这几日来每每想起，都禁不住悲从中来。”说着她举袖拭泪，娇娇柔柔，直看呆了萧信。

“真没想到，原来你们宋人对我们辽国太后也会有钦慕之情。”萧观音冷眼瞧她，淡淡道，“不明白公主的人，只怕还以为公主是在做戏，为了讨查刺哥哥欢心。”

做戏是真，不过还真不是为了讨耶律洪基的欢心，赵渝在心中暗道，正想反唇





相讥，萧信却已经开口道：“妹妹你也想得太多了，人家只会说公主心地善良，哪里会往做戏那面想去。”

这个傻哥哥，连心眼都不长一个，萧观音是恨不能堵上哥哥的嘴。而赵渝只道萧信说的是反话，他兄妹二人一唱一和，是存了心的想羞辱自己。她抿唇不答，只顾往前走去，此处都是草地，她根本走不惯，又心中郁闷，没留神脚底下，被草丛中的石头滑了下，身子顿时向后仰去，眼看就要摔个面朝天……

还好，她跌入一具宽阔的胸膛之中，赵渝庆幸地抬眼，正对上那双冷冰冰的眼睛，顿时垂下眼来。与其让此人帮忙，她宁可摔下去算了。

耶律菩萨奴将她扶稳，无事一般继续往前走去。赵渝本以为他会趁机出言相讥，却没料到他竟什么都没说，大大出乎她的意料。方才他的手扶在她腰上的位置，似乎余温犹在，只觉得热热的，她的脸陡然间发烫起来。

祭台上的“烧饭”正在进行中。

两匹白骆驼被牢牢捆住，并排屈膝跪着，它们曾为萧太后拉过无数次车，而眼下所以它们则须得殉葬。似乎明白即将到来的命运，白骆驼逆来顺受地安静跪着，那身雪白的皮毛在日光下光洁地刺目。

祭司念完繁长的祭文，号角声呜呜地被吹响，骆驼被突如其来的响声惊得颤抖了一下，眼睛不安地四下张望着，在它们看不到的身后，一把镶满华贵宝石的匕首被祭司高高捧起，刃锋雪亮……

祭台下，展昭微微垂下双目，不欲再看。他的剑下虽也曾杀过人，却不曾有过这般无辜的生灵。

刀划过骆驼脖颈时，他听到极轻微的撕裂声，像是风快捷无比地刮过的声音，却转而被一种响亮的悲鸣声掩盖住。

是祭台上白骆驼在悲鸣，如泣如诉。

顿时，四下里的其他骆驼、马匹听到这悲鸣之声，亦鸣叫长嘶起来。里里外外的马嘶驼鸣，如一曲凄厉的挽歌，几乎将人群淹没。

祭台上的柴堆高处，被绑在木柱上等待被焚烧的人神情呆滞，恍若犹在梦中，那是几名容貌姣好的辽人侍女，伺候萧太后多年，而今也不得不随太后而去。随着火堆被燃起，惨叫声撕心裂肺，直刺向人心……

祭台下无人出声，展昭低着头，袖中的手却紧握成拳，几乎要攥出水来，只恨自己身为宋人，连说法的余地都没有，根本无力阻止。可周遭这些辽国贵族高官，竟然无一人开口。牲畜尚且有怜悯之心，而人……

此时时刻，他突然希望莫研就在自己的身边，就算不能将她搂在怀中，但就算能够握住她的手，对他而言，也是无比的安慰。转念又想，这样的场面，她还是

在更好些。她就在中京的大同馆中，好端端的，自己只要回去就能见到她了。

他情不自禁地微微叹口气：她和他在一起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。

虽然隔得远，而且尚在牙帐之中，可那些驼马的嘶鸣之声却是挡也挡不住，穿透厚厚的毡布，清清楚楚地传到每个人的耳中。

赵渝和萧观音表情都有些不自在。萧信侧耳细听，半晌叹了口气：“可惜了那两匹白骆驼，那可是日行八百的天山雪驼，我记得还是南院大王三年前费劲周折寻来的，是吧？”

耶律菩萨奴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并不多言。

“可惜，真是可惜。”萧信又摇摇头，叹气道，“当初还不如给了我。”

萧观音听他说起来没完没了，恼道：“哥哥你又胡说什么，白骆驼给太后殉葬，是无上荣耀，何来可惜。你再胡说，我就告诉阿爹，让他罚你不许出门。”

“本来就是可惜嘛……”萧信话说一半，看见妹妹脸色，只好连忙道，“好好好，不说就不说了。”

赵渝自进帐后就一直沉默不语，听着隐隐的悲鸣，饶得已是初夏，还是觉得寒意渗入，拢了拢领口，才低首端起茶碗。茶是乳茶，由茶、乳加盐煮成，奶香扑鼻，此时喝来，倒有定人心神之效。自打来了辽国，这还是她所吃之中，唯一不反感的辽国食物。她一小口一小口地专心喝着，极力不去听帐外的声响。

“公主，你喜不喜欢射鹿？”萧信根本就闲不下来，又转向赵渝，笑问道。他因见赵渝饮茶模样斯斯文文，便如小时候看过的仕女图上的人儿一般好看，忍不住想和她说话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没法找话。

“我从未射过鹿。”赵渝简短冷淡地回答，期望这样的态度可以隔开两人距离。

萧信却非察言观色之辈，闻言，反倒眉飞色舞起来，兴致勃勃道：“原来你从未射过鹿，那一定要去试试。现在正是射鹿的好时节，用白桦树做成的木哨子，能吹出雌鹿鸣叫的声音，引诱雄鹿过来，围而射鹿，好玩得很。下次我们狩猎，你要一同来，保证你大开眼界。”

遇见这热情得过了头的萧信，赵渝点头也不是，摇头也不是，只得垂目微微一笑，敷衍过去。

萧信还欲再说下去，忽得帐帘被掀起，侍女捧着大壶进来。

“这是天山雪驼的血，殿下命我送来与诸位。”侍女躬身禀道。

萧信眼睛一亮，笑道：“天山雪驼的血，对身子可是大有益处，难得查刺哥哥还记着，特地叫人送来给我们喝。”

自侍女捧壶进屋来，一股血腥味便在帐内弥漫开来，赵渝几欲呕吐，未免失礼，都强制忍住，又听见萧信说此物竟是用来喝的，立时感到阵阵眩晕。



“掺在酒中还能盖着些腥气，妹妹，你身子骨弱，可得多喝些。查刺哥哥定是想着你，所以特地命人送来。”萧信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自顾自说着，没看见萧观音亦是一脸为难的神色。

赵渝闻言，眩晕之余，倒也没忘在心中冷哼：这萧氏一族的人，果然时时不忘记要踩低自己一阶。

辽人嗜酒，牙帐内酒坛子倒是现成的，萧信命侍女倒好酒，然后亲自捧壶慢慢将驼血掺入酒中。他自己先行饮了一大口，咂着嘴道：“果然是真正的雪驼，这血比起寻常驼血，更热更燥。

酒碗端到耶律菩萨奴面前，他淡瞥一眼，端起一饮而尽。

酒碗端到萧观音面前，她蹙眉欲躲开，但思量到这是耶律洪基的好意，她还是勉强强地将它喝了下去。

酒碗端到赵渝面前，她鼓起勇气看了一眼，看见浓稠的血在酒中缠绕着，浓重的腥气直冲鼻端……

她吭也没吭一声，直接晕过去了。

见状，帐中其余三人面面相觑。

萧观音迟疑道：“难道这酒里有毒？”

“我可没下毒。”萧信急道，想想不对，又道，“她压根还没喝呢，怎么会中毒？”

见他二人不动弹，耶律菩萨奴只好起身淡淡道：“是晕血。”他先扶起赵渝，又命侍女取来清水为赵渝拭面，他持起她的右手，用力掐她的虎口……

疼痛之下，赵渝悠悠转醒，睁眼便看见耶律菩萨奴正抱着自己，慌忙挣扎起身。耶律菩萨奴也不勉强，当下便松了手，面无表情地仍回去坐下。

“多谢。”她自然知道他相救，赵渝轻声朝他道。只是她贵为公主，何曾与男子如此亲密，今日竟然一连两次被此人触碰，却是平生未有，不免浑身不自在起来。

“公主不必客气。”

耶律菩萨奴淡淡道，低头喝他的酒。

中京，大同馆，后院的厢房中，上灯时分。

床上，布料七零八碎摊开着，是折腾了大半日的成果；椅子上，莫研操着一把剪刀端坐着，若有所思地盯着布料……这个姿势，她已然保持很久。

原本以为绣花便已是够难的了，可眼下她才发觉，原来做衣裳也是极不容易的事情，更可悲的是，在布料已经被剪得七零八落之后，她才发觉这个事实。原来在蜀中时，整日不是习武，便是烧饭做菜，拿针捻线的事情都是师姐在做，早知道也该学学才是。现下，想给大哥做件衣裳也这么难。

她习惯性地想挠挠耳根，忘了手上还握着剪刀，被轻戳了一下，立时懊丧地把剪刀丢掉。起身收拾了床上的布料，她寻思着大概还是得找件展昭的衣裳来，比划着方才好裁剪。

忽然听见前面有人声喧哗，应是去出殡的人回来了，生怕被人看见笑话，她飞快地将布料收回衣箱关好，才快步往前面去。

“大哥！”

即使人再多，她第一眼看见的永远是展昭，说话间人已到了他身边，笑盈盈的。他们身侧，侍女已扶着刚下马车的赵渝回房中休息。

待公主转过内堂，展昭才低头朝莫研暖暖一笑，不避嫌地握了她的手往内院走去，轻声道：“公主不舒服，所以我们先行回来了。”

“啊！公主不舒服？是不是晕过去了？”

展昭奇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是我给她出的主意，”莫研得意洋洋道，“我怕萧氏一族的人找公主的麻烦，就教她一直哭一直哭，直到哭晕过去。等晕过去了，自然什么都不怕了。”

展昭哭笑不得，却也不得不承认虽然是个馊主意，但用起来却有效的很：“你这法子……倒是妙得很。不过公主不是哭晕过去，而是晕血。”

“晕血？”莫研瞠目结舌，语气也有些发抖，“又死人了？”

“是骆驼血，”展昭握她的手安慰般紧了紧，笑道，“耶律洪基送了天山骆驼的血给公主喝，哪知公主一见就晕过去了。”

“……”莫研挠挠耳根，迟疑了一会，才叹口气道，“当公主真够可怜的，大哥，要是咱们能想个法子，让公主不是公主就好了。”

已到了屋前，展昭推门而入，口中笑道：“又说傻话，公主自生下来便是公主，又如何能不是。她们身为皇族，享尽富贵的同时，也有着自己的责任和无奈，这本就不是她们可以选择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如果可以选择，那该多好啊。”

莫研随他进屋，转念间想起件要事，神情肃然地低声道：“对了，大哥。我今日上街去，向绸缎庄老板打听，才知道原来那日箭上的布条，极可能是一家绣庄的货色。而且那家绣庄的店家是个宋人，还是个女人。一个女人跑到中京来开绣庄，生意又不好，你说怪不怪？”

展昭听罢，沉吟片刻：难道海东青竟是女子？

“小七，那日你可看见射箭之人是男是女？”

“样貌没瞧见，可肯定是男子。”莫研斩钉截铁道。

莫研的观察力远远超过常人，她既然如此说，定然不会有错。展昭微蹙起眉，如果不是海东青，那么想用这布条引起自己对绣庄注意的人，究竟又有何目的呢？

莫研在旁自言自语道：“难道是这绣庄老板娘想结识我们，招揽生意，所以让